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WAHHABIS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NON-TRADITIONAL
SECURITY STUDIES

非传统安全视域下的
“当代瓦哈比派”研究

田艺琼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

主编 张道根

于信汇

院庆 60 周年

青年
学者
丛书

04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SHANGHAI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PRESS

青年
学者
丛书

A STUDY OF "CONTEMPORARY
WAHHABISM" FROM THE PER-
SPECTIVE OF NON-TRADITION-
AL SECURITY STUDIES

非传统安全视域下的 “当代瓦哈比派”研究

田艺琼 著

上海社会科学院
院庆六〇周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非传统安全视域下的“当代瓦哈比派”研究 / 田艺琼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18

ISBN 978 - 7 - 5520 - 2621 - 4

I . ①非… II . ①田… III . ①伊斯兰教教派—研究
IV . ①B9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292311 号

非传统安全视域下的“当代瓦哈比派”研究

著 者：田艺琼

责任编辑：熊 艳

封面设计：广 岛

出版发行：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顺昌路 622 号 邮编 200025

电话总机 021 - 63315900 销售热线 021 - 53063735

<http://www.sassp.org.cn> E-mail: sassp@sass.org.cn

排 版：南京展望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印 刷：上海景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10×1010 毫米 1/16 开

印 张：11.5

字 数：154 千字

版 次：2019 年 1 月第 1 版



ISBN 978 - 7 - 5520 - 2621 - 4/B · 254

定价：78.00 元

编审委员会

主 编 张道根 于信汇

副主编 王玉梅 谢京辉 王 振 何建华
张兆安 周 伟

委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 健 方松华 叶必丰 权 衡
朱建江 刘 杰 刘 鸣 孙福庆
杨 雄 沈开艳 周冯琦 荣跃明
姚勤华 晏可佳 黄凯锋 强 荧

执行编委 陶希东 王中美 李宏利

总 序

当代世界是飞速发展和变化的世界，全球性的新技术革命迅速而深刻地改变着人类的观念形态、行为模式和社会生活，同时推动着人类知识系统的高度互渗，新领域、新学科不断被开拓。面对新时代新情况，年轻人更具有特殊的优越性，他们的思想可能更解放、更勇于探索，他们的研究可能更具生命力、更富创造性。美国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在《文化与承诺——一项有关代沟问题的研究》一书中提出，向年轻人学习，将成为当代世界独特的文化传递方式。我们应当为年轻人建构更大的平台，倾听和学习他们的研究成果。

2018年，适逢上海社会科学院建院60周年，上海社会科学院向全院40岁以下青年科研人员征集高质量书稿，组织资助出版“上海社会科学院院庆60周年·青年学者丛书”，把他们有价值的研究成果推向社会，希冀对我国学术的发展和青年学者的成长有所助益。本套丛书精选本院青年科研人员最新代表作，内容涵盖经济、社会、宗教、历史、法学、国际金融、城市治理等方面，反映了上海社会科学院新一代学人创新的能力和不俗的见地。年轻人是上海社会科学院最宝贵的财富之一，是上海社会科学院面向未来的根基。

上海社会科学院科研处

2018年7月

目 录

导 论	1
第一章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与宗教极端主义	22
第一节 伊斯兰极端主义及相关概念界定	23
一、“极端主义”概念界定与辨析	23
二、宗教极端主义与伊斯兰极端主义	25
第二节 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及相关概念界定	29
一、“原教旨主义”概念界定与辨析	29
二、伊斯兰极端主义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辨析	31
第三节 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与影响	33
一、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与深层原因	34
二、1979年以来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发展历程	37
三、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影响	39
第二章 非传统安全研究视域下的宗教极端主义	42
第一节 当代国际关系中的宗教因素	43
一、国际关系理论中的“宗教回归”	43
二、宗教对政治冲突产生影响的三种理论视角	45
第二节 宗教极端主义与非传统安全研究	48

第三节 宗教极端主义所致非传统安全风险的特征	52
第三章 瓦哈比主义宗教思想的兴起与发展	55
第一节 瓦哈比主义宗教思想的兴起与发展	56
一、瓦哈比主义宗教思想兴起的历史背景	57
二、瓦哈比主义宗教思想的迅速传播	59
三、瓦哈比主义、萨拉菲主义与“赛莱菲耶”辨析	60
第二节 瓦哈比主义与当代沙特外交	62
一、从瓦哈比主义到“泛伊斯兰主义”宗教外交	62
二、资金援助与宗教话语权的确立	63
三、宗教非政府组织与“泛伊斯兰主义”传播新渠道	65
第三节 瓦哈比主义宗教思想在中国的传播与发展	68
一、瓦哈比主义进入中国：伊赫瓦尼派与赛莱菲耶	68
二、瓦哈比主义在新疆地区的传播	69
三、当前国内瓦哈比主义的发展情况	70
第四章 宗教“异化”与“当代瓦哈比派”的形成	73
第一节 宗教“异化”与“当代瓦哈比派”的出现	74
一、宗教政治化与宗教“异化”	74
二、瓦哈比主义宗教思想派生并“异化”出“当代瓦哈比派”	75
三、“当代瓦哈比派”对周边地区的影响	77
第二节 1979年与“当代瓦哈比派”的形成	79
一、沙特国内反对派与“新伊赫万运动”	80
二、逊尼派、什叶派冲突与逊尼派内部矛盾	80
三、域外大国介入与意识形态冲突	82
第三节 “当代瓦哈比派”的主要特征及表现	84

第五章 “当代瓦哈比派”的社会动员模式	88
第一节 以清真寺为核心构建宗教动员场域	89
第二节 以底层民众为对象夯实政治动员基础	93
一、以经济发展落后、受教育程度有限、民族矛盾多发地区 群众为动员对象	94
二、构建共有认知和历史记忆，强化“自我”和“他者”的对立	95
三、强化宗教术语的“符号价值”，为宗教动员提供合法性和 正义性	96
第三节 以境外势力为依托编织资源动员网络	98
第六章 当前周边地区宗教极端主义风险评估	104
第一节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安全形势评估	105
一、“一带一路”沿线恐怖组织颇多	106
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暴恐事件频发	110
三、穆斯林群体是宗教极端主义最大的受害者	113
第二节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宗教发展趋势评估	114
一、“一带一路”沿线地区穆斯林人口将持续增加	114
二、“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伊斯兰宗教非政府组织日趋活跃	117
三、周边国家转型需求为宗教极端主义提供潜在滋长空间	119
第三节 当前我国对宗教极端主义渗透的防范与管控	120
第七章 宗教“去极端化”的治理路径与展望	129
第一节 以上合组织为抓手增强地区安全供给能力	130
第二节 以“一带一路”为契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	133
第三节 宗教极端主义传播新趋势与网络安全治理	137

结语 倡导中道思想,坚持“中国化”方向	141
附录	147
倡议书: 倡导中道思想 反对极端主义	147
参考文献	150
后记	169

导 论

一、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一) 选题背景

当前我国周边地区面临“泛伊斯兰主义”“泛突厥主义”等各种思潮交织,宗教极端主义、民族分裂主义、国际恐怖主义等各种势力盘踞的严峻考验,复杂的地缘政治现实对我国周边安全与国家利益构成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其中,由宗教极端主义所导致的非传统安全风险尤为突出。

就国际层面而言,起源于 20 世纪 60 年代末的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一方面为伊斯兰世界摆脱自身发展困境提供了新路径;另一方面在经过伊朗伊斯兰革命、苏联解体、“9·11”事件等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反复刺激与发酵后,部分极端分子利用“伊斯兰复兴”之名行暴力恐怖之实,使得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世界范围内迅速滋生和蔓延,一些极端组织能够熟练运用宗教话语为其政治目的背书,使其与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合流从而形成“三位一体的怪胎”。^①因此,对宗教极端主义的思想根源、传播路径和动员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是目前亟待厘清与解决的重大理论与现实问题。

就地区层面而言,曾经被美苏冷战高压态势所压制、掩盖的冲突与矛盾

^①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研究中心.世界宗教问题大聚焦[M].北京:时事出版社,2003: 32.

在冷战结束后集中爆发，“暴力型宗教极端主义”^①借机在部分地区迅速发展壮大，形成以中东地区为核心向外辐射的发展态势。尤其自中东剧变开始至今，中东地区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替出现，再一次成为大国博弈的“主战场”，宗教因素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显著地成为地区冲突与矛盾的焦点，甚至已经对欧洲、东南亚和非洲等地区产生外溢与辐射效应，使得原本相对独立的地区性极端组织和暴力恐怖活动迅速由点及面，实现网络化、集团化和国际化，逐步形成暴力型宗教极端主义“中心—外围”活动圈。

就国家层面而言，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已逾3年，沿途有数十个以伊斯兰教为主要宗教信仰的国家，穆斯林人口超过16亿^②，因此对伊斯兰教相关问题进行全面、深入分析的重要意义是不言而喻的。尤其目前我国周边安全面临由暴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三股势力”所带来的诸多挑战，同时，东南亚、南亚和中亚的宗教极端组织建立地区性“伊斯兰国家”的政治主张已经在我国周边的西部和南部地区形成“弧形包围”，^③因此更应对伊斯兰教及“异化”了的伊斯兰极端主义有全面认识，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与周边国家在安全风险管理方面的合作路径，以优化“一带一路”倡议的总体战略环境。

2016年4月，习总书记在全国宗教工作会议上要求“坚决抵御境外利用宗教进行渗透，防范宗教极端思想侵害”。^④因此，本书选取宗教极端主义

^① 徐以骅教授在《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一书中指出“宗教极端主义”并不一定是暴力的，还可指有些宗教组织如公谊会（贵格会）所奉行的反对一切暴力和战争的极端和平主义思想和实践，就目前危害国际社会稳定、威胁中国国家安全的宗教极端势力而言，称之为“暴力型宗教极端主义”更为严谨、准确。参见徐以骅等.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6：10.

^② 根据皮尤宗教与公共生活论坛（Pew Forum on Religion & Public Life）调查数据显示，2010年全球穆斯林人口已接近16亿，预计到2050年将增加至27亿人以上，其中绝大部分穆斯林人口分布在我国所倡议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参见 Pew Forum on Religion & Public Life. The Future of World Religions: Explore the rapidly changing religious profile of the world through 2050[EB/OL].[2018-3-14]. <http://www.globalreligiousfutures.org/>。

^③ 金宜久.伊斯兰与国际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377.

^④ 习近平.全面提高新形势下宗教工作水平[EB/OL].[2018-3-14]. http://news.xinhuanet.com/politics/2016-04/23/c_1118716540.htm.

派别“当代瓦哈比派”^①为切入点,与作为宗教改良思想的瓦哈比主义宗教思想进行辨析与区分,在梳理“当代瓦哈比派”发展过程、“宗教异化”过程和传播过程的基础上总结相关规律,并从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民族团结的角度出发,对进一步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加强地区安全合作、抵御宗教极端主义渗透进行一定的学理思考。

(二) 理论意义

1. 对“当代瓦哈比派”作进一步学理研究

本书以当代伊斯兰复兴运动为背景,选取“当代瓦哈比派”为案例分析对象,旨在对其起源、发展与现状进行全面梳理,着重探讨其话语体系建构、政治动员能力和组织行为模式,并就其对地区和国际局势产生的消极影响作科学评估,以期在此基础上总结宗教极端主义对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产生影响的规律。

2. 对非传统安全治理问题作进一步理论探索

将宗教安全视为传统安全问题是我国学界关于宗教与我国国家安全论述中的主要特点之一^②,但在当前形势下,暴力型宗教极端主义的跨国动员能力通过各种渠道得到不断强化,宗教对我国国家安全的影响已不再局限于传统安全领域,而应置于非传统安全治理的范畴中来研究和讨论,因此本书旨在对强化反恐合作、构建积极和平(positive peace)^③作进一步探讨。

^① 本书采用金宜久教授所使用的“当代瓦哈比派”与作为沙特官方意识形态的瓦哈比派相区别,“当前国际社会新闻报道中把‘瓦哈比派’说成是伊斯兰极端分子、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伊斯兰恐怖分子、民族分裂分子、武装暴徒、匪徒等,无疑他所指的也就是‘当代瓦哈比派’”。参见金宜久.伊斯兰与国际政治[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 242。

^② 徐以骅等.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6: 7.

^③ 澳大利亚独立智库“经济与和平研究所”(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在其研究报告中认为“消极和平”(negative peace)是避免直接使用暴力手段或是对暴力手段的畏惧,而“积极和平”则是通过改变态度、制度设计构建等方面创造并维持和平,同时提出评估“积极和平”的八大要素,包括运作良好的政府、合理的商业环境、资源的公平分配、对他人权利的接受程度、与邻国的良好关系、信息的自由流动、高水平的人力资本和低水平的腐败。参见 Institute for Economics and Peace. Positive Peace Report 2015[EB/OL]. [2018-3-20]. <http://economicsandpeace.org/wp-content/uploads/2015/10/Positive-Peace-Report-2015.pdf>.

3. 对发挥宗教因素对国家安全的正面影响作一定的学理思考

“阻断宗教与暴力型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的联结,最大程度地发挥宗教促进社会安定和国际和平的正面功能应是宗教和中国国家安全研究的主要任务之一。”^①历史上,宗教因素长期在我国对外交往中发挥积极作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周恩来总理也巧妙地通过宗教渠道助力我国外交工作,因此,在目前我国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现实背景下需要对如何挖掘历史资源、发挥宗教因素的积极作用做相关理论思考。

(三) 现实意义

1. 基于分析宗教极端主义思想根源、总结其动员机制和传播路径的现实需要

宗教极端主义势力通过扭曲、片面解读宗教原典构建其特殊的话语体系,又在此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选择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民族宗教矛盾突出地区的信教群体进行政治动员,从而实现宗教极端势力的政治诉求。因此本书试图梳理宗教极端主义的发展沿革,剖析宗教因素被利用、扭曲直至成为其实现政治目的的“敲门砖”和“垫脚石”的深层原因和路径。

2. 基于维护中国国家安全、优化地缘政治环境的现实需要

如何“将国内宗教发展、跨国宗教交流和国家总体外交三者相协调,正在逐渐成为中国和平发展以及民族复兴进程中具有全局性意义且亟须面对的战略问题”。^② 中东地区持续动荡对地区安全和秩序所产生的负面影响已经外溢至亚洲、非洲和欧洲各地,尤其中亚、南亚和东南亚的宗教极端势力发展迅速,恶化我国地缘政治、地缘宗教环境,更直接威胁我国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对宗教极端主义和“去极端化”可行路径的分析至关重要。

3. 基于中国参与非传统安全治理、推动建设命运共同体的现实需要

“没有一个国家能实现脱离世界安全的自身安全,也没有建立在其他国

^① 徐以骅等.宗教与中国国家安全研究[M].北京:时事出版社,2016: 15.

^② 徐以骅,邹磊.信仰中国[M].国际问题研究,2012: 1.

家不安全基础上的安全”,^①宗教极端主义与国际恐怖主义、分裂主义、网络安全、能源安全等领域相互交织、叠加影响,因此如何在盘根错节的非传统安全问题中剥离宗教极端主义的影响、还原问题实质,从而应对非传统安全挑战,已成为我国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自2013年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沿线国家与地区的传统与非传统安全问题交织,对我国创新安全理念、建设一条共建、共享、共赢的亚洲安全之路提出了新的要求,也进一步凸显本书的重要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研究综述

(一) 国内研究综述

我国学界对瓦哈比派的研究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②,主要可分为宗教学研究、政治学研究两大部分。其中,宗教学研究既包含了对瓦哈比运动和瓦哈比派发展和影响的研究,也对瓦哈比派进入中国后的发展与现状进行了历史梳理和深入调研;政治学研究则主要涉及区域国别研究(沙特研究)、极端主义与反恐研究及涉疆问题研究。

1. 宗教学研究

(1) 对瓦哈比运动和瓦哈比派的发展及影响进行研究。我国学界早期对瓦哈比运动和瓦哈比派的研究主要属于宗教文化研究范畴,通常将其作为伊斯兰教的一个流派或是阿拉伯—伊斯兰史的一部分进行研究,因此相

^① 习近平.迈向命运共同体 开创亚洲新未来——在博鳌亚洲论坛2015年年会上的主旨演讲 [N].人民日报,2015-3-29(1).

^② 就现有文献而言,张志华的《瓦哈比派运动的始末及其影响》(载《阿拉伯世界》1981年第5期)是国内学界最早研究瓦哈比运动的期刊论文,这一时期的主要成果包括埃里克·鲁劳,朱莉:《沙特阿拉伯的社会状况》,载《西亚非洲》1982年第1期;沙秋真:《近代伊斯兰教改革家之一瓦哈布》,载《世界宗教资料》1986年第3期;李振中:《瓦哈卜—神教派运动——阿拉伯伊斯兰近代哲学思想》,载《阿拉伯世界研究》1991年第3期;穆罕默德·本·阿布都拉·苏来曼,艾尤布:《瓦哈比宣教运动之真相》,载《世界宗教文化》1991年第4期;曲洪:《浅谈瓦哈比运动》,载《阿拉伯世界》1993年第4期;王铁铮:《论沙特阿拉伯的政教联盟》,载《西亚非洲》1995年第4期;《瓦哈比派(al-Wahabiyyah)》,载《世界宗教研究》1995年第4期等,但总体而言直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国内学界对瓦哈比主义的研究仍较为有限,以译介国外学术成果和梳理历史资料为主。

关学术成果以宗教学、历史学研究为主。如在《阿拉伯通史》中,纳忠教授将瓦哈比运动置于奥斯曼帝国统治、西方殖民统治与阿拉伯民族觉醒的时代背景下进行研究,认为瓦哈比运动“实际上是一种反封建、反殖民主义的政治运动,绝不是一种单纯的宗教派系”。^①这一视角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结合历史背景挖掘了瓦哈比主义宗教思想及瓦哈比运动的进步意义。

金宜久教授的《伊斯兰教史》认为近代以来伊斯兰教内部不论是坚持宗教原教旨教义的传统主义者,还是主张改革以适应现代社会发展潮流的现代主义者都渴望伊斯兰教的原有精神和传统价值在现代社会生活中得以延续和发展^②,而瓦哈比派就是近代伊斯兰社会思潮和社会运动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对瓦哈比运动、瓦哈比派教义及其影响作了详细介绍,并认为“近代伊斯兰教改革和复兴的思潮在瓦哈比运动中达到高潮”。^③

值得一提的是,马福德的《近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先驱——瓦哈卜及其思想研究》^④是目前国内学界唯一一本研究瓦哈卜思想的专著,对瓦哈卜宗教改革思想产生的时代背景、瓦哈卜本人的成长经历、瓦哈卜思想的宗教渊源、基本内涵及其影响作了详尽的研究。

(2) 对瓦哈比主义进入中国后的发展与现状进行研究。19世纪末,马万福赴麦加朝觐、留学期间接触到瓦哈比主义宗教思想,回国后针对当时我国西北地区伊斯兰教建立门宦等情况提出“打倒门宦,推翻拱北”的口号^⑤,并在此基础上成立伊赫瓦尼派。马万福去世后伊赫瓦尼派出现分裂,以马得宝为首的一派早期被称为“白派”或“三抬”,以后自称“赛来菲耶”。^⑥因此,我国学者除了对沙特的瓦哈比主义宗教思想和瓦哈比运动进行研究外,

^① 纳忠.阿拉伯通史(下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1999: 478.

^{②⑥} 金宜久.伊斯兰教史[M].江苏: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 412、404.

^③ 吴云贵,周燮藩.近现代伊斯兰教思潮与运动[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63.

^④ 马福德.近代伊斯兰复兴运动的先驱——瓦哈卜及其思想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

^⑤ 金宜久.伊斯兰教[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 376.

还对瓦哈比派进入中国后的发展与现状进行研究梳理和调研。相关学术成果最早可追溯至 20 世纪 80 年代^①,中央民族大学杨桂萍教授及其学生撰写了数篇关于伊赫瓦尼派、赛莱菲耶的学术论文与学位论文^②。

上述学术成果的突出特征是进行了大量的田野调查、获取第一手资料,因此史料丰富、数据翔实,对于认识伊斯兰思潮对中国伊斯兰教教派的影响、瓦哈比主义宗教思想进入中国后的发展等问题具有重要参考作用。

2. 政治学研究

(1) 区域国别研究。瓦哈比运动是在瓦哈比主义宗教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此二者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瓦哈比运动自 18 世纪至今对阿拉伯半岛影响深远,深刻根植于沙特内政外交和社会发展的方方面面,可以说但凡涉及沙特研究,瓦哈比主义是必须纳入分析和考量的重要历史背景和深层根源,因此,除了从宗教文化角度对瓦哈比主义和瓦哈比派进行研究之外,对沙特历史和国情研究中也经常会涉及对瓦哈比运动的研究。《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与政治》^③和《中东国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④两本书是目前国内学界在沙特研究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不仅对瓦哈比派创立前的阿拉伯半岛、瓦哈比运动的兴起及其在早期沙特王国兴衰中所起到的影响提供了翔实的资料,还对其在沙特政教关系、社会变革等现实问题中起到的作用进行了深入分析。

总体而言,对瓦哈比运动和瓦哈比派发展和影响的探讨是沙特研究不可避免的重要一环,相关期刊论文和硕博论文涉及沙特社会转型、政治现代

^① 治青卫的《试论伊赫瓦尼与瓦哈比派的关系》(载《青海社会科学》1987 年第 6 期)是目前能够找到的较早研究瓦哈比派进入中国的期刊文献。

^② 如杨桂萍:《伊斯兰教的新兴宗教运动——赛莱菲耶》,载《世界宗教文化》2012 年第 1 期;《中国伊斯兰教的本土经验和当代使命》,载《中国宗教》2016 年第 8 期,以及田进宝:《社会变革视阈下的中国赛莱菲耶》(中央民族大学,2013 年)、马文:《分化与裂变中的赛莱菲耶》(中央民族大学,2013 年)等。

^③ 王铁铮.沙特阿拉伯的国家与政治[M].陕西:三秦出版社,1997.

^④ 王铁铮,林松业.中东国家通史:沙特阿拉伯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化、君主制度外交战略等各个方面^①,对理解当前沙特社会发展、内政外交乃至中东热点问题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2) 极端主义、地区安全与反恐研究。“9·11”事件发生后,伊斯兰极端主义迅速成为国际政治研究的重大问题,金宜久教授、吴云贵教授相继出版的《追踪与溯源:当今世界伊斯兰教热点问题》《当代宗教与极端主义》《伊斯兰与国际政治》等学术专著是目前我国在宗教极端主义研究方面最为权威的著作。尤其金宜久教授的《“瓦哈比派”辩》一文对梳理瓦哈比主义宗教思想的兴起、发展以及瓦哈比派“异化”、分裂出“当代瓦哈比派”的过程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吴冰冰教授认为虽然瓦哈比派后期放弃了激进的“圣战”观,但其深远意义在于瓦哈比派在第二个圣战低潮期^②、在伊斯兰核心区“激活”了圣战观,使其影响得以迅速蔓延至整个伊斯兰世界。

到20世纪后半叶,在各种内因和外因的共同作用下,瓦哈比派宗教思想被部分极端势力所利用、扭曲直至最终成为当代宗教极端主义的重要一支(即“当代瓦哈比派”),其影响迅速扩散至中亚、南亚地区,有学者将其称为当前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思想核心”。^③《中亚“双泛”思潮呈现“双化”

^① 代表性的硕博论文包括季莎莎:《瓦哈比派与现代沙特国家的发展》(西北师范大学,2008年)、吴彦:《沙特阿拉伯王国宗教政治研究》(南开大学,2009年)、董小舟:《伊斯兰世界联盟与沙特的内政外交》(上海外国语大学,2009年)、艾林:《当代沙特阿拉伯王国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2013年)、韩小婷《沙特王国社会转型中的精英集团研究》(西北大学,2013年)等。代表性的期刊论文包括马小红:《沙特王族君主制的伊斯兰性——沙特阿拉伯君主制的伊斯兰性刍论之一》,载《阿拉伯世界》1998年第4期;钮松:《沙特阿拉伯王国的政治现代化》,载《武汉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2007年第6期;吴彦:《沙特阿拉伯“伊斯兰—自由主义”运动初探》,载《西亚非洲》2011年第4期;刘辰、刘欣路:《瓦哈比主义对沙特阿拉伯国民价值观的影响》,载《通化师范学院学报》2012年第11期;涂怡超:《宗教与沙特外交:战略、机制与行动》,载《阿拉伯世界研究》2013年第4期;吴彦、哈全安:《沙特阿拉伯伊赫瓦尼运动初探》,载《世界宗教研究》2014年第2期;马清光:《沙特的瓦哈比主义:温和抑或极端?——基于“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历史解读》,载《外国问题研究》2016年第3期等。

^② 吴冰冰教授在《圣战观念与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一文中指出:“从穆罕默德迁徙麦地那到倭马亚王朝灭亡(公元622—750年)是圣战的第一次高潮期;从8世纪中叶到14世纪,对外扩张性的圣战总体上处于低潮状态;15—17世纪是伊斯兰圣战的第二次高潮期;从18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进入第二次圣战低潮期,面对西方列强的进攻,穆斯林所进行的圣战几乎已完全变成防御性的。”参见吴冰冰.圣战观念与当代伊斯兰恐怖主义[J].阿拉伯世界研究,2006(1): 39。

^③ 苏畅.中亚伊斯兰极端主义的由来及应对[J].现代国际关系,2016(1): 60.